

煉鋼工人

陳 繇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描寫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說集。它表現解放了的工人階級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所經歷的思想上的變化和發展的某些斷片。這裏有在舊社會受盡了壓榨和凌辱的女工，解脫枷鎖，變成新人的故事；這裏有剛剛進廠不久的青年，在老一輩工友的熱愛和教養下，成為出色的工人的故事。這裏描寫到工人內部新舊思想的鬥爭的某些場景；這裏也描寫到工人的覺悟飛速地提高和成長過程的某些側面。

工人同志們為着抗美援朝、為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着忘我的英勇的勞動。他們為祖國煉出大批的【優質鋼】，在這中間，他們把自己也煉成了優秀的【煉鋼工人】……。

目次

戴紅花的故事·····	一
工長·····	二
老謝和小陳·····	四七
煉鋼工人·····	五四
優質鋼·····	七三
兩個人·····	九〇
附記·····	一〇二

戴紅花的故事

—

老劉今天一下班，就跑到澡塘子裏洗了個澡：唏哩呼嚕地從頭頂到腳根，洗了個水光溜滑，換上一套淨新的制服。真像春雨澆過的槐樹，又精神，又鮮亮。頭髮根的水，沒擦乾，還水淋淋的放光呢。

『劉班長，好好打扮打扮，今兒個當功臣，可比你騎馬坐轎娶咱大嫂的事還大哪啊，哈哈……』人羣裏不知是誰跟老劉說了這麼一句。

郭明禮不知打那個窟窿裏鑽出來，嘻皮笑臉地說：『劉班長，今兒個你可得請四兩啊。』老劉故意板着臉說：『你小子不來個「二流子轉變」哪，我請也沒有你的份！』說說臉上板不住勁，一股笑往上攻，嘴唇怎麼使勁也包不住牙了。

老劉走進俱樂部一看，嚙！滿滿蕩蕩坐了一屋子。說呀、笑呀、唱呀，耳朵眼都快震聾了。老劉正拿眼滿屋子打掃哪，老馬從前邊直擺手吆呼。老劉從人縫裏擠過去，剛坐下喘了

口氣，老馬順手遞過一朵紅花來。老劉看看老馬胸前戴了一朵，一個紅布條上寫着：『五一功臣』，老劉喜眉笑眼的也把它戴上了。

工會主席老田在上頭宣佈開會，念一個功臣的名字，便走上去一個，會場上的掌聲快掀得起房蓋了。老劉不知怎麼的，心裏像揣了個『馬蹄鐵』，一個勁兒『騰騰』。念到瓦工班了，老馬走上台去了，老劉的心快跳到嗓子眼裏啦，剛要起來，哎！下邊不是瓦工班了。一等——沒有，兩等——沒有，等把名單念完了，還是沒有『劉樹天』三個字。

『是漏掉了？是念馬虎眼了？——不能呀，瓦工班評選的時候，我班長在頭裏，老馬副班長還在第二個呀！』老劉心裏翻過來，調過去地想。

蘇廠長講話了，老劉也聽不進去了。只見老馬坐在台上，屁股上像長了刺兒似的。一會兒跟老田交頭接耳，一會兒又搓手頓足的，老田一瞪眼，老馬就擺手，兩個人楞在一堆兒啦。

老劉四下一看，忽然發覺所有的眼睛都像太陽的『針』一樣，射到他身上來，老劉忽然想起身上還戴着朵紅花哪。這一急，急的渾身的汗毛眼，『刷』的一下子都支楞開了。越急越摘不下來，老劉猛一使勁，把紅花扯下來了，好好的制服撕掉了一塊。

又一陣暴雨般的掌聲起來的時候，老劉從人縫裏擠出來，跑到俱樂部後面的休息室去，一頭躺倒在大椅子上，呼呼地直喘粗氣。

郭明禮一夥子，在旁邊嘰嘰喳喳直講什麼。老劉扭頭一看，那一夥把嘴皮一抹，什麼也不說了。瞪眼瞅着老劉，想笑又不敢笑的樣子。

老劉心裏窩了股火，沒有好氣的說：「你們有什麼話，用不着背我，擺明了說！」

郭明禮挑頭說：「劉師傅你看清了沒有？我早就說，什麼叫大公無私呀，哼！說的可是好聽啊。叫我說呀，誰能「打溜鬚」，誰能替公家謀福利，誰就能立功！」旁邊不知什麼人說：「馬師傅該立功，可劉師傅也不能拉下呀，馬師傅手藝好，能佈擺，可是劉師傅這身技術也不含糊呀。……」郭明禮把那個人一推：「你知道個屁！劉師傅手藝強可沒有馬師傅的手腕高。賺公司的錢像賺了他家房子地似的。評工資時候，一分一寸都不讓步；又是什麼檢討哩，批評哩，誰要有個什麼過錯，一個「情報」走上了，板報上登出來了，人家爲什麼不當功臣啊，你懂麼小毛崽子？」說着用手一剗，學唱戲後老婆子那個架勢，惹的哄堂大笑。

老劉沒有理他們，擠出去，直奔回家去了。一溜道像喝醉了酒一樣，腦子嗡嗡的，心裏直翻騰。

「功不功是小事，人的臉面是大事，我劉樹天跟你馬鴻福十幾年的老交情，從來也沒分過你我，你萬不該賣了你的老朋友買你自己的臉啊，這不是拿我耍哈哈笑玩嗎？」老劉心裏想想，就更來了氣：「我手藝不比你差，我力氣不比你小，我一不要滑，二不偷懶，憑什麼你能

立功，我就不能立功？」老劉想着想着，郭明禮的話就跳到他的腦子裏，把嘴唇一咬：「好，你跟我講義氣，我也不用跟你套交情。你立你的功，我幹我的活，誰英雄，誰好漢，咱們真刀真槍比着看！」

這天晚上老劉正在家裏生悶氣哪，門外邊老馬跟老田直喊老劉。老劉全當沒聽見，身子一扭，吭也沒吭一聲。他老婆見老田跟老馬進來，拍打着炕席，哭咧咧地說：「今天也不知誰又惹得他犯了這個牛勁，進門話也不說，氣也不吭，可誰知又是沖了什麼神，犯了什麼病啦？」老馬笑着說：「氣壞了你們劉樹天，找我一個人打官司。」老田坐在炕沿上，拍打着老劉的肩膀說：「算了吧，送你一付消氣丸，吃下去就好了。」唉！誰知老劉真下得去，頭不抬，眼不睜，到底沒有理他們。

老馬說：「老劉，咱弟兄一堆上工十幾年，可沒有拌過嘴，紅過臉哪。這點事，全怪我粗心大意，拿一朵花就給你戴上了，決沒有別的意見，你不要生我的氣……」老馬說着，恨不得鞠躬作揖給他陪不是。

老田說：「這個事不能怪老馬，怨我們工作粗心。本來瓦工班提的有你。臨開會前，在工廠管理委員會最後通過的時候，大夥也爭了半天。多數人覺得你工作積極，技術熟練，可是要拿一百幾十號人的大班長來要求，不只是應該你自己幹活好，還應該多動腦筋組織的

好，俗話說：鳥無頭不飛，人無頭不走啊！大夥覺得你還應該向老馬學習，學他認真負責的組織、計劃、領導的辦法。……」

沒等老田說完，老劉把小櫃一拍，茶壺茶碗都氣的蹦了起來：「什麼花不花，功不功的，我管不着這段閒事，誰有能耐誰就立！」機關槍似地向外衝，底下沒話了。老田和老馬，讓他這一槓子敲的也沒有話了。

他老婆坐在炕上跟他吵了幾句，老劉又衝着他老婆上來了，結果老田老馬又得給他倆口子勸架。

第二天，老馬照多少年的老規矩，去找老劉一齊上班。進門坎一問，說走了。老馬想：「這傢伙氣還不消，到班上再解釋一下。」在班上，他見了老劉，剛一張嘴，老劉把臉一扭，鑽到平爐後頭去了。上班的時候，老馬想找老劉商量，老劉已經把活分派開了，老馬只好自己找活幹着。那知道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老劉再也不等老馬，老馬也只好不再找老劉去了。

二

有一天，瓦工班正在開檢討會。照舊是班長老劉領導一撥，副班長老馬領導一撥，分頭掌握。

兩間屋子中間，有道門，那邊一吵吵，這邊耳雜就聽不清。老馬上去把門關上，誰知剛把門對上，由那邊伸過一隻大腳來，『騰』的一下，把門踹開了，差點把活葉都踹掉了。老馬探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老劉。工友們個個都瞪着眼看着他倆。老馬看老劉嘴嚙得老高，脖梗挺的繃硬，點火就着的樣子。老馬向來肚子裏頭跑輪船，使勁嚙了口唾沫，把工友招呼過來，又照舊如此的開會了。

老馬這天晚上回家，翻過來，調過去，想到東，想到西，跟演電影似的，一串連着一串，想了半宿沒睡着。

前年，國民黨臨敗退的時候，老馬跟上級到後方去。老劉因為他老婆是個癱子，脫不開身。臨走那天，老劉抱着老馬的手，叫着勁說：『你家大嫂子和姪男姪女的事，都包給我了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現在咱就盼着早一天把國民黨打光，你們早一點回來，好好砌咱們的爐，煉咱們的鋼啊。』

國民黨在的那一個月，老馬的孩子病了，老劉賣了自己的糧食給他抓藥、請醫生；老馬家裏想不開了，老劉苦口婆心的說呀，勸哪，告訴她：『老馬快回來了，咱們的日子越過越有指望啦！』

十一月，東北全境解放了。老馬從後方回來，跳下火車，一頭就鑽到老劉家裏。都是三

十好幾的人了，也像小孩似的摟在一起，蹦蹦跳跳啊，高興的不知說什麼好。老馬說：『這回把國民黨打了個乾淨利索，永輩它也別想回來，快修、快幹，只要那煙筒一冒煙，馬達一叫喚，咱們自己的鋼就跟發了洪水似的往外淌啊。老劉，多美的日子啊。』老劉也憋足勁，乾蹦蹦地說：『對！這回誰要不賣力氣是龜肚子揍的！』

工廠開工了，老劉當了瓦工班的班長，老馬當了副班長。他們多麼高興啊！上班嘖嘖咕咕，一邊走着一邊說；下班又是嘖嘖咕咕，一邊說着一邊走。在上班的道上，他們合計着今天的活怎麼幹，那裏該用多少人，那裏該用多少料；下班，他們檢討着今天的工作，又談起明天的工作。

晚上沒事，湊到一起，老馬給老劉講『勞動創造世界』、『兩萬五千里長征』，老馬也教老劉唱幾個歌，老劉那五音不全的大粗嗓子，唱不出個調門來，逗得兩個人捧着肚子笑。

那時候誰不說：『人家老劉跟老馬真是前世的一奶同胞啊。』誰不說：『瓦工班有這麼兩個好班長，模範班是十拿九穩啦。』

『這麼好的交情，怎麼鬧到這步田地呢？』老馬想着想着，叫什麼東西給堵住了。他又像串珠簾子一樣，揀一個串一個，一粒粒的串，一件件的想。

爲了郭明禮幾個人的事，他倆確也犯過幾次口舌。郭明禮打夜班愛睡覺，老馬一定要在

工作檢討會上提出來批評，叫他自己承認錯誤，然後再教育他。討論八級工資制時，郭明禮幾個人想來個『水漲船高』，大夥一齊往前湊湊。老馬堅持制度，該升的升，該降的降。惹得郭明禮罵大街，老馬也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直問到他低頭認錯。這些事，老劉都看不上眼。回家的道上，老劉斷不了跟老馬說：『什麼事你何必扣的那麼細，追的那麼緊呢？一星半點的小毛病，何必又檢討又批評。工資能往上提提就長長，稀里糊塗就是那麼回事，太認真了以後活不好領啊。』老馬說：『唉呀，我的老弟，這話你可是在我跟前說，叫別人聽了不恥笑你，上邊放鬆一寸，下邊放鬆一尺，越馬虎越不好領哪。』老劉說：『你這樣人家背後不說你敬上不敬下？』老馬說：『腳正不怕鞋歪，心正不怕影斜呀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不怕他說，反正我不是爲了自己。』每回說的老劉沒有詞對答了，總是含含糊糊地說：『咳，叫我都是多餘的事。』

這些口舌，雖說叫他們心裏拉開個縫，但是工作上還是稱心對手，一塊來，一塊去，沒想到爲了這一『功』，得罪了十幾年的老交情，抓破了十幾年沒有紅過的臉。

老馬想着，心裏怪難受。他誠心想不當這個功臣。老馬想起那天，他去找蘇廠長辭功臣去了，結果倒叫廠長說了一頓：『……這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時候也有過爭論，老劉還是幹活很積極的工友。好比開火車，他只能燒火，還不能掌舵，他的腦子還沒有開竅，他還不會想法

叫別人也把活幹好。我們也想法多找他談談，在工作中應該多幫助他，並且叫他認識自己的缺點。至於那天的小誤會，由我們負責，功臣不能不當。……」老馬只好搭拉着頭出來了。

老馬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給老劉看看：『我馬鴻福是共產黨員，一不爲名，二不爲利，十幾年的交情，你連這點都不信服我嗎？』老馬想找老劉剖心置腹地談談，但是這些日子老劉話都不跟他說。

第二天，老馬找上老田陪着，想把這個疙瘩解開。晌午，他倆一進瓦工班的房子，老劉抬腿就要走。老馬急忙攔住，問他：『老劉，你對我有什麼意見？』老劉站住，看了看老馬，『呼隆』就是一砲：『我就是對你有意見！』老馬一聽：『好哇，這就好啦。有意見你只要說，什麼都不怕了。』老劉氣哼哼地說：『昨天你爲什麼把門關上，你這不是誠心劃格離間嗎？』老馬把昨天爲什麼關門的事解說了一大篇，老劉不等聽完：『好，你要是沒有錯，都是我的錯！』老馬馬上趕着說：『你對我有意見，一定要說出來，決不能心裏存着，肚裏瀝着，我知道爲立功的事，你對我有誤會。……』又不等老馬說完，老劉說：『我沒有誤會，我沒有意見！』說完扭身就走，老馬和老田瞅着老劉的背影發呆。

三號平爐的修理，廠裏限三天完成，如不能按期完成，影響到四號平爐的定期修理，甚至於會影響到這個月任務的完成。

這天早上，老馬一來，看見老劉蹲在凳子上，挽袖子捋胳膊的，手拿着一支小鉛筆頭，一邊蘸着唾沫，一邊在算什麼，吭吃吭吃累的汗珠直滴。老馬進來，老劉理也不理，就跟沒有這麼個人一樣。老馬想：『這陣也伸不上手，叫他計劃着，我自己帶頭好好幹點活就行了。』

活兒幹開了。老劉一手是磚，一手是鎚子，一塊又一塊，砌的飛馬溜。衣服濕透了——不管！後脊梁上蓋了一層火泥——不管！不知誰不小心，一層火泥落在老劉的腦袋上——也不管，用手一抹，頭也不抬，接着再幹。

剛動工不到兩個鐘頭的工夫，這邊喊：『班長，人不夠啦！』那邊叫：『班長，料沒有啦！』，東一頭，西一頭，老劉的事就推不開門啦。開頭，他還不搭理，一邊砌着爐一邊喊：『你們掂算着幹吧！』後來越鬧越兇，老劉這才抬起腰來，四下一看，工友們等工的等工，待料的待料，這邊喊，那邊叫，急的這也問，那也撞，簡直是亂了套了，拔不出麻來啦。郭明禮幾個人却在那裏閒聊，一點也不急。

老劉一急泥臉上嚙出一溜白牙，瞪亮了黑眼珠：『你們怎麼不歡幹哪？』工友們這個說：『用的料運不上來，不用的一大堆。』那個說：『用人的地方，人不夠，不用人的地方，人有餘。』老劉急的心裏起了火，罵不絕聲的直跺腳：『你們瞎吵吵，光喊不幹，這任務那年才能完成啊。』別的工友說：『你看誰不着急呀，快找馬師傅幫忙給另佈擺一下吧。』老劉正急的嗓眼冒着煙哪，郭明禮那頭風風涼涼的說：『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，運不上料來，歇會兒吧。』老劉氣的恨不得上去給他一巴掌，瞪了他兩眼，也顧不上罵他，只是急的滿地擦腳，打轉轉。

正在這緊張的時候，老馬不知打什麼地方跳出來，一把遞過來一張單子，老劉早顧不得『意見』，『誤會』，忙說：『行行行，你快給大夥唸這一下算了。』老馬便把人、料從頭分配了一下，那兒多少人，什麼料，誰負責，幾時幾刻運上來，……三言五語一佈擺，真好比正瞌睡給了一個枕頭，正飢渴給了口清涼的水，又解睏，又解渴呀，趕老馬問老劉：『你看這樣行不行？』的時候，老劉把手一甩：『唉，佈擺的有活幹就行啊！』說着，眼不看老馬，朝大夥說：『伙計們，快幹吧，不能按時完成可坐了大蠟啦。』說完，一頭鑽到爐子裏，一口氣幹到下班笛兒響。但是結果，三號平爐的修理還是誤了三個鐘頭，爲這，瓦工班受了批評。

說起來，老劉砌爐修爐的手藝，在煉鋼廠是頭一份。爐頂火苗，直桿子往上竄，老劉跳上去，只要幾分鐘的工夫，窟窿堵上了，火苗蓋住了。論砌磚抹泥，是講拿眼吊線，老劉真稱得

起「馬溜手」，「米達眼」，又快，又準。他這人，可就有一手不強——不會動腦筋，不能佈擺事。幹了這麼多年，分工配料，都是日本工頭或當「先生」的事，工人從來就是幹活出力氣。幸好碰上了老馬這麼個副班長，兩個人你也不顯山，我也不露水的，把活幹的挺好。

老馬，論手藝緊挨在老劉的下面，可是這個人心裏有算盤，肚子裏有小九九，煉鋼廠這大小小四十來種耐火材料叫他嚥到肚子裏，吃到心裏去了。該修到那兒，該用多少料，多少工，只要他看上一眼，叫記錄員拿算盤一撥拉，八九不離十，總差不多。老馬這個「拿手」，可不是一半天天的工夫。僞滿時，給日本人幹活，他就暗地裏「品」，偷偷的記，把日本人那點玩藝都學來啦。有一回修爐，老馬說×型磚要四萬塊，日本人直搖腦瓜：「什麼你的亂說話，你的什麼什麼不知道。」趕修完一算，正好四萬塊剩幾十塊，日本人不得不搬起大拇指頭，點頭叫好。

割了高粱露出豆，離了拐棍不能走啊，老劉却萬沒想到跟老馬鬧這場彆扭，誤了這麼大的事。那天廠長找他談話，說他：「你工作積極，你技術好，但是當一個一百多號人的瓦工班長，光會一個人悶着頭苦幹不行啊，當班長，就要學會計劃、組織，要不然還叫什麼領導呢！這一點你還應該多向老馬學習，決不能因為立功鬧彆扭。要團結，要合作……」說的老劉下巴貼在胸脯上，像個受氣的孩子，打噪眼裏說了聲：「我沒有意見。」

從這以後，雖然老馬和老劉還沒有一塊兒上下班，也沒有掏心知己的說個痛快話兒，但每回下來活了，老馬總是幫助老劉計劃好，老劉總是一句話不說，啞默悄聲地接過來，啞默悄聲地做起來，嘴裏不說心裏明白，就這樣又合作起來了。

老劉比以前更加不要命的幹哪，人家吃飯他也不歇，不該他加班他也要加，老馬雖也勸了他幾回，他還是悶悶地猛幹。

有一回，要趕修一號預備爐，老劉一連加了三個班，老馬堅決叫他禮拜天回去休息，可是第二天一早，老劉就跑來了，脫光了膀子，一點也不像三夜沒有合眼的人，渾身腱子肉，一疙瘩一塊的，幹的可真猛啊。

第二天，聽工友說，老劉昨天幹完活，滿身是汗，張着汗毛眼叫雨給淋了一下，今天病的爬不起來啦。

老馬下了班，頂着瓢潑的大雨，直奔老劉家去了。老劉躺在床上，兩手拉住老馬的手，沒等說話眼圈先紅了。老馬光怪老劉不該不聽他的話，明知不行蠻幹一氣，拿自己身板糟蹋玩，……勸他好好養病。老劉嘴裏嗚嚕了好幾下，像有個什麼東西絆住了舌頭一樣，始終沒說出來，竟嗚嗚的哭起來了，哭的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。老馬故意把話頭岔開，往別地方扯，安慰他。老劉擦乾了眼淚，摸着老馬的手說：『鴻福哥，頭十年也是這六七月下大雨的時候，

日本工頭把我打病了，你當禰當襖給我抓藥吃啊！……咱哥倆，你一小挑的家底，跑到這兒來，我光桿一個人由海南家（指山東）逃到這塊地，什麼時候我們紅過臉，拌過嘴呀？萬不想解放了，倒鬧了這一場驚扭。都怨我心路窄，耳根軟，看不見你的好處，你問我為什麼不要命的幹，我心裏有愧呀。……」老馬說：「咳，提那些幹什麼，趕緊把自己身子養好了，早點上班就好了。」

四

老劉病好以後，正好四號爐大修理，廠裏的計劃是八月三號到七號，整整五天的工夫。

老劉拿到這個計劃，直撲着老馬去了。臉對臉，兩人合計好，分了工。二號這天晚上，老劉就到處亂打聽，問問鉚工什麼時候幹完，問問管子匠啥時候弄好。老劉當天晚上就領着人把爐裏的鐵道搭上，板子鋪好，專等三號來了就動工。

三號大清早，上班的工友又看見老馬和老劉跟幾個月以前一樣，有說有笑連比劃帶講究的走進廠裏來。

進廠以後，老馬仰着頭擺着手，指揮吊車運料。這邊老劉根據和老馬商量好的計劃，東邊四個，西邊四個，後邊七個，前邊留空往裏遞料，分派好了，老劉一喝號，全體一齊動手，人